



“表域”与“物境”：人文城市的审美物质性

——兼与涂险峰、王宛颖商榷

徐一超

【内容摘要】 人文城市建构中的“文学范式”立足“文本化”策略，注重对深度意义的解读，却遮蔽了人文城市的物质性和“浅表”的文化意义。“表域”是人文城市重要的美学资源，基于“像似意识”凸显物质性的文化与审美意涵，生成多样的美学体验。“表域”的有效组合及其与身体的互动形成情境性、具身性的“物境”，它们构成具有辨识度的“城市意象”，营造居间性的审美“气氛”，并能调动身体运动的空间生产实践以及身体间的互动联结。“表域”的美学和“物境”的审美实践体现审美物质性，成为理解、建构人文城市的新视角。但它也蕴含体制性、商业性、民间性的张力，潜藏权力规训、消费主义、阶层区隔的风险。强调人文城市的审美物质性还应警惕“涂层式异化”，且不应忽视非物质性要素和非审美维度的重要性。

【关键词】 人文城市 物质性 非表征 气氛美学 像似

【作者】 徐一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0）

“文学范式”之外：人文城市的物质性

作为立场鲜明却又多要素共融的研究范畴，人文城市正受到不同学科的关注。2025年5月，涂险峰、王宛颖在《探索与争鸣》发表的《人文城市建构的文学范式及其反思》一文（以下简称“涂文”）将“文学中的城市”这一研究热点推进至“城市中的文学”，聚焦城市“文本化”策略及其对深度意义的解读和表达。“文学范式”直观总结了人文城市的“符号性、可阐释性和深度模式”，将“在一座城市中创作、发行、阅读的文学”延拓至作为城市本身有机组成的符号文本



与广义叙事，^①是对城市人文性的深入揭示。

然而，“文学范式”在“揭示”的同时也产生了“遮蔽”，它在涂文中主要指涉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方法，但文学研究其实还有立足于文本之外的其他“范式”，比如文化唯物主义“把语言和表意活动看作是物质的社会过程本身的不可分解的成分要素，并认为它们始终被包含在生产与再生产之中”。^②这种对物质性的关切，反对将“粗糙而微妙”的真实世界与可表达、可解读“意义和价值”的表征符号截然二分，^③有助于发现被文本表征主义的“文学范式”所遮蔽的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维度。

在物质性理论的视域下，城市不只是“兼含各种想象、叙事和符号系统的复杂综合体”，^④而更是由“社会物质、技术连接与网络，以及身体、情感、事物、城市基础设施、愉悦、美学的交缠空间”构成的“物质/社会空间”。^⑤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例，道路、管道、电缆等曾经较少被研究者关注的寻常物其实深刻影响着市民的感官、习惯、文化实践，承载着情感与美学价值，即可谓“活力性基础设施”（lively infrastructure）^⑥和“情感性基础设施”（affective infrastructure）。^⑦它们较之符号表征性的“文本”，同样富有人文意义。

涂文提出的“文学范式”不仅关注人文城市的“文本”，而且重视其意义的“深度”：“我们把城市当作具有深度和厚度的意义系统，从空间、时间、知觉、社会和文化等角度进行全方位解读。这是对人文城市内涵的深度开掘。”^⑧这一研究取向挖掘了人文性的意义层次，却忽略了“浅表”的文化意义。文化社会学近年来提出的“像似”（icon）理论认为：“事物的感觉外表似乎不仅仅是达到意义的手段”，“社会意义植根于物质形式，它使抽象的认知和道德包含和隐匿于美学外形之下。换言之，意义通过日常生活中美丽、崇高、丑陋或者仅仅是平庸的物质性像似得以显示”。^⑨城市的人文性不仅体现于作为“文化符号”的“建筑风格、街道样貌、历史遗迹”，^⑩而且也存在于建筑表皮、路面纹理、古建包浆等的物质性肌理之中。

事实上，涂文并非全然未见人文城市的物质性，比如在分析城市的“空间解读”“知觉解读”时，论及人“栖息行走于城市”的具身性，“人群的密度、摩肩接踵的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开阔感或压迫感”，“温度、湿度、舒适度、清洁度、通风度等体感指标”。^⑪遗憾的是，这些本质上身处“文本”以外的具身物质性要素并未得到深入分析，也未能形成突破“文学范式”的理论反思与理论自觉。涂文意识到“相较于安德森描绘的民族想象共同体，城市或许更像现实物质存在”，但又笔锋一转，认为“作为共同体的城市仍是想象性的建构物”。^⑫本文则聚焦城市作为“现实物质存在”这一维度，透过物质性的理论视域，探索“文学范式”之外人文城市建构与研究的其他可能性。

人文城市的“表域”美学

涂文将“活在当代城市之中”的“故事传说、诗文歌赋、历史记忆”等称作“城市的文化肌理”，^⑬这是“肌理”一词的引申或隐喻用法。若回归其本义，可以发现城市的物质性不仅涉及基础设施等“物体”，而且关乎这些“物体”与环境直接接触、交互的“界面”，以及“界面”上由纹理结构等形成的触觉与视觉质感。艺术史学者将装饰艺术品唤起感性觉知的表面形态与肌理称为“表域”（surfacescape），它是物体“形状、材料和表面”的有机统一，是“结构”及其“外在呈现”，在人类主体面前“吸引着眼睛、双手、皮肤和脏腑”。^⑭



上海崧泽高架

城市这一大型的人工物集合有着丰富的“表域”资源。若以空间关系划分,其一为底面“表域”,如路面、桥面、河面、绿化带甚至井盖、排水栅格等;其二为立面“表域”,如建筑外墙,桥墩、围墙等基础设施立面,垂直绿化等;其三为顶面“表域”,如高架桥等基础设施的底部,老城厢纵横交错的电线,甚至林荫道上空的林冠层等;其四为离散“表域”,如公交车涂装、户外广告牌、户外大屏、店招、变电箱等;其五为公共空间的内“表域”,也就是说,商场、影剧院、体育馆、博物馆等公共建筑的内部空间表面都可视作城市“表域”的组成部分。若关注其物质本体,“表域”又可分为无机材料型、有机材质型、数字媒介型等类别。

对人文城市的建构而言,“表域”是重要的美学资源。比如建筑“表皮”在城市空间艺术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构成一个城市意义丰饶的天际线的,是建筑的表皮,而不是其内部护围结构……建筑构成公共空间(主要是外空间)的核心,表皮成为建筑艺术性的承载体”。^⑤又如街头艺术

不是简单地将艺术品置于街头,而是将街道尤其是其“表域”的物质性内化于艺术作品的意义生产,^⑥成为大众可及的城市人文实践。同属街道空间的“表域”,古代、近代中国的店招是传统美学在城市商业语境中的独特表达,在西方学者眼中,“大白天,招幌的美感得以充分体现。首先映入眼帘的招幌的蓝、红、黄、金、银等鲜艳色彩在北京的清澈蓝天和明媚阳光衬托下显得更加完美”。^⑦上海部分城区依旧保留的竹篱笆,也堪称人文城市独具特色的“围墙艺术”:“喇叭花可以爬在上面,篱笆那边的社区隐约可见,具有美学价值。”^⑧

人文城市的“表域”美学凸显了文化与审美意义的物质性,调动着城市生活中的“像似意识”(iconic consciousness),即“并不是重新认识事物本身,而是恢复其美学外表的质感,因为正是通过美学外表事物才能被体验”。^⑨对于表征符号之外的物质对象,人们总是先被其表层形态所吸引,进而去体会内在的意义与情感价值,这种“由表及里”的“沉浸”(immersion)运动,是“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感知体验与“物质化”(materialization)投射呈现的辩证统一。^⑩因而,人文城市的“表域”美学有别于“文学范式”对文本深度意义的解读,它“通过物质形态沟通,物质性的表面将行动者向内拽入,使之体验更深层的道德与情感”。^⑪在这一意义上,任何一种“表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与审美意涵,因为“在一切情况下,人们自然都可以说,我们把有助于生活感受之提升的材料视为美的。何种材料适合于这种提升,无疑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或者相反,取决于一定的材料属于哪一种生活方式之气氛”。^⑫无论是优美、崇高、平庸,还是丑陋,“表域”美学都是人文城市中特定“生活感受”“生活方式”的物质性凝结。

人文城市的“表域”不是静态的,而是能在动态变化、转化中生产不同的美学感受、人文意义。物的表面“向周围的介质开放”,因而“根本上是有生命性的(animate)”,这样的“表域”

一方面使得物体“仿佛把自己延伸到周围的环境里，简直是从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来，就好像从里面被打开了一样”；另一方面，又在物质交换中“成为一种生命和生长的基质”。^②上海的崧泽高架下，桥墩和顶面都被爬藤植物覆盖，原本“钢筋水泥的清冷”人工“表域”转化为有机的自然“表域”，为市民们创造了“高架下的调色盘”“高架穿上了秋的毛衣”“爬山虎闯入了莫奈的油画”等审美体验，^③体现了生态人文意义。随着时光流转，一些城市的建筑立面、街道表面等产生缺损、包浆甚至长出青苔，这些“表域”都“存在于时间的连续体中；磨损形成的光泽为建筑材料增添了时间带来的丰富体验”，^④传递着历史人文意义。而城市壁画等公共艺术则将“无意义的‘空间’（space）”型“表域”转化为“有意义的‘地方’（place）”，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表象下蕴含着规范与越界、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的审美博弈，^⑤体现艺术人文意义及其内在的复杂性。

数智时代，人文城市的“表域”美学进一步衍生出多样可能。一方面，户外LED大屏将单模态的“表域”转化为炫彩瞬变甚至多模态的数字媒介景观，建筑光影秀、裸眼3D等技术则在不改变既有“表域”的基础上以周期性的仪式创造视觉奇景。另一方面，武康大楼等富有美学特色的城市“表域”成为“网红打卡点”，被移动媒介拍摄、转发，在物质性向数码影像表征的转化中再生产着各种离散性的屏幕“表域”，成为城市生活中流动的审美景观。人们甚至通过AI技术为地标建筑“穿”上毛衣，将冰冷的建筑材料转化为影像中“有温度”的“表域”，寄托精神、情感需求。^⑥

从“表域”到“物境”的审美实践

城市中的“表域”并非单一、孤立，而是彼此呼应，形成语境化的组合布局。“表域”的组合嵌于广阔的城市空间，与周围的环境要素发生多元互动。在以人为本的人文城市中，人及其身体就是重要的环境要素，“表域”的组合布局既吸引着视觉、触觉等感官，又组织、调动起各种具身性的活动。因此，人文城市文化与审美意义的物质性不只体现于单一的“表域”美学，而且涉及多元“表域”的组合关系及其与身体等环境要素的互动关系。这种从二维平面转向三维空间、从物性实体转向间性关系的物的“形势布局”被称为“物境”（objectscape），^⑦它蕴含着“表域”的衍生逻辑，也揭示出人文城市的审美物质性本质上是情境性和具身参与的审美实践。

城市中的特定“物境”涉及多元的“表域”资源及其复杂组合，这构成具有鲜明辨识度的“城市意象”及其人文特质。形状、色彩、布局等物理特性可能在观察者心中“唤起强烈意象”，使“物体不只是被看见，而且是清晰、强烈地被感知”，形成城市环境的“可读性”；而“一处独特、可读的环境不但能带来安全感，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⑧“城市意象”的物质形态涉及五种元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而“表域”的近似性或差异化组合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比如沿街建筑特定的立面、街道的地面纹理、绿化植物都“对于形成道路特征具有重要作用”，“墙体、地面、细部、光照、植被”等“形成的唯一或连续的特征”是“认知节点的首要条件”，而“色彩、质感，或是材料、地面、比例、立面细部、照明布光、植被”等的连续性，能够使人对“区域”产生深刻印象。^⑨城市中的这种“表域”组合能够创造“被意象和识别”的“特征组”或“主题单元”，^⑩使“物境”之间甚至城市之间形成美学区分，比如浦西的老城厢与陆家嘴的金融区作为不同的“物境”，具有差异化的人文风貌。



城市“表域”的有效组合能创造具有鲜明“意象性”“可读性”的“物境”，但这并不指向同质化的审美逻辑，而是某种“家族相似”的有机组合。香港形态各异、五彩斑斓的店招共同构成极具辨识度的在地人文商业景观，这些离散“表域”看似杂乱，却共享着浑圆有力的字体、红白蓝基础配色等具有历史延续性、环境协调性、家族相似性的内在美学原则：“不同时期制作的店招在彼此保持共时性差异的同时，都遵循着基本的句法。”^③与之相比，近年来一些城市对沿街店招设计的标准化管理引发质疑，甚至沦为集体性的“审丑”。人文城市的“表域”组合、“物境”构建应该是“和而不同”的有机的审美实践，而非“一刀切”的行政指令。

“物境”不仅是“表域”组合成的、可读的“城市意象”，而且是“表域”与身体的互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生成的居间性审美“气氛”。比如，城市的“烟火气”并不指向单一、静态物质，而是人在城市“物境”中感受到的“气氛美学”，是物透过其“表域”向周遭环境的“绽出”（Extase，又译“迷狂”）：就像色彩不再被理解为“以某种方式局限在、黏附在”“表域”上的属性，而是对周围环境的“照射”或“染色”，物因此并不向内封闭、向外划界，而是透过开放性的“表域”“走出自身”，“夺走了环绕着物的空间的同质性，给空间填充以张力和运动”。^④“气氛”还受到光照、温度、声音等环境要素的影响，比如晨昏斜照的光线不仅创造了特殊的光影肌理，改变了城市“表域”上物“绽出”的既有面貌，而且与升腾的雾霭、喧嚷的市声等共同构成“烟火气”这一审美“气氛”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城市“物境”的“气氛”不仅建基于物的“绽出”、环境的影响，而且有赖于人的在场，因为“就气氛的何所是而言，也就是说，就气氛的特征——比如压抑的或欢快的——而言，气氛却是被主观性地加以经验的”。^⑤城市的物质性“表域”与身体的审美实践共同生产着“物境”的“气氛”，因而富有美学意义的人文城市既需要人的在场，又需要人与物的情境性、具身性交互。

这种交互不仅是“物我两望”“物我相惜”的“气氛”生成，而且是身体在“物境”中运动、活动的空间生产实践：“城市中移动的元素，尤其是人类及其活动，与静止的物质元素是同等重要的。在场景中我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观察者，与其他参与者一起，我们也成为场景的组成部分。”^⑥涂文提到近年来流行的“城市行走”（city walk），指出这一过程中行走者“对充满叙事积淀和文化内涵的各种建筑、街道及其内部细节进行深层品读”，^⑦但这一空间实践事实上不仅涉及对叙事文本、符号文本等进行的意义解读，更涉及物质性情境中的具身体验。人们在由各种“表域”连缀、组合而成的城市“褶皱”中穿行，用目光和身体抚触建筑表皮、路面肌理、绿化景观等的质地，熏染于“物境”中居间、弥散性的“气氛”，“他们的身体依循着城市‘文章’的粗细笔画而行走，他们写下了这篇文章”。^⑧这一过程中，城市不再是一个被理性规划、科学治理的“纹理化空间”，而成为身体根据“频率”与“行程”将自身“展布于”其中的开放的“平滑空间”；城市行走“就是一次在平滑空间之中的游牧式的行程”，漫步者“使城市喷吐出一种拼缝物，速度的差异，延迟和加速，方位的变换，连续流变”。^⑨这种彰显主体性自由的空间生产与审美实践，正是城市人文性的应有之义。

人文城市的“物境”及其审美实践还涉及身体之间的互动、联结。在“数字化生存”和“交往在云端”的时代，城市丰富的物质性“表域”资源及其美学特色，以及“表域”在有效组合、“气氛”营造、身体调动中形成的“物境”，吸引着市民、游客结伴同行、驻足流连。在主体性、物质性的审美过程中，主体间性、具身性的交流、交往有了更多的发生可能，比如“马路生活节”吸引都市青年们“来街头和快乐接头”，^⑩“微改造”的街角空间、桥下空间增进了社区公共性，“画

石墩”让少年儿童在社会美育中相识相伴，建筑光影秀则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流动空间中人们的情感联结和具身参与。^④

人文城市的审美物质性

“表域”与“物境”揭开了人文城市建构中“文学范式”之外的一角，即人文意义不只存在于具有深度、厚度的文本符号系统，而且存在于审美物质性之中。事实上，与人文艺术领域相比，“表现性的 / 美学的维度在现代社会中同样是根本性的”，而物质性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日常生活中，我们被表面形式（surface forms）吸引，进入意义和情感的体验。我们以可触知的方式体验这些形式。它们具有表现性的肌理（expressive texture），我们在潜意识中‘感受到’，并与其他思想和事物联系起来。”^④在这一视域下，城市建设中的美学问题就亟待被提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而人们对人文城市审美和文化意义的深度感知，也是从那些富有“表现性肌理”的“表面形式”开始的。当我们谈论一座城市的“面貌”“气息”“感觉”时，触及的正是这种审美物质性，及其蕴含的“由表及里”“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意义动力机制。涂文在隐喻意义上使用的“肌理”一词，其实恰恰在本义（材料的物理质感）和引申义（文化的丰富层次）的交叠中形象地传递出审美物质性的上述特质。

人文城市的审美物质性包含“表域”的美学和“物境”的审美实践两大内涵维度（见表1）。前者指的是城市中的各类物质性表面依托“像似意识”传递文化与审美意义，可谓特定“生活感受”“生活方式”的物质性凝结，其美学感受、人文意义能够发生动态变化与转化，也在数智时代衍生出更多元的可能性。“表域”的美学是二维性的存在，它所体现的审美物质性及其意义具有被视觉、触觉“观照”“接收”的客体意味，却是审美实践赖以展开的基石。后者指的是审美体验、人文意义在“表域”间的组合关系、“表域”与身体的互动关系以及身体间的互动关系之中的生成，强调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在三维空间中的交互。“物境”的审美实践具有鲜明的生产性，它既是对“表域”美学的衍生，又在全面的具身“投入”与“行动”中进行空间的生产，甚至能生产出新的“表域”。相较而言，“表域”的美学是实体论取向的，“物境”的审美实践则是关系论取向的，但它们都揭示了城市空间中通往人文意义、审美价值的物质性进路。前者有赖于后者释放人文性的美学影响，后者则依赖前者触发具身性的意义交互，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诠释了人文城市的审美物质性。

表 1 人文城市审美物质性的具体内涵

核心概念	人文城市的审美物质性	
内涵维度	“表域”的美学	“物境”的审美实践
	1. 物质性表面调动的“像似意识” 2. 美学感受与人文意义的动态变化、转化 3. 数智语境中的美学形态衍生	1. “表域”间的组合关系 2. “表域”与身体的互动关系：二者之间的居间性“气氛”；“表域”调动的具身活动 3. 身体间的互动关系
基本特征	二维性、客体性、基础性	三维性、交互性、生产性
与人的连接	表象性、感官性： 以视觉、触觉为主的“观照”与“接收”	情境性、具身性： 全面的身体“投入”与“行动”
本质取向	实体论取向	关系论取向



人文城市的审美物质性是对人文精神、美学意义中物质维度和浅表层面的“去蔽”，体现出“感性再分配”的审美政治意义。从现代绘画的画布到现代小说的书页，从装饰艺术的平面到建筑设计的表皮，这些现当代“表面”共同反抗着柏拉图时代对于无声的符号平面的贬抑，它们不再是精神意义、深层真理的遮蔽物，而成为大众可及的可见性与可言说性的交织。可见与不可见、言语与噪声的划分背后，其实是决定“哪些事物能够呈现于感官经验之中”，决定“某种共享的部分和排他的部分”的“感性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机制，而平面、“表域”的发现和崛起，正是一种平等包容和人本主义的“共享经验的政治性再分配”（political redistribution of shared experience）。^④人文城市中的“表域”“物境”及其体现的审美物质性，让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俗物”与“表象”获得了人文视域下的可见性。它们打破了讲求“符号”“文本”“叙事”以及“意义深度”的精英主义取向的“文学范式”对于人文城市的绝对垄断，体现出一定的审美革新意义。

在此背景下，人文城市审美物质性中的“美”，是一个多元包容的美学范畴，它在城市语境中不应被狭隘化、庸俗化为“好看”，也不应指向浪漫主义的诗化乌托邦。“表域”与“物境”呈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美丽、崇高、丑陋或者仅仅是平庸的物质性像似”，^⑤它们可以是精致、柔和、带来愉悦感的“优美”，也可以是粗糙、晦涩、唤起激情甚至痛苦的“崇高”，^⑥同样可以是形式朴素单纯、情韵淡薄幽远、留有“虚白”、以虚涵实的“冲淡”。^⑦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刻有遇难者姓名的“哭墙”凝结着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情感；废弃工厂、烂尾楼、防空洞等城市废墟既层累着城市变迁中的沧桑、怀旧，又可能被改造为新的文旅目的地和审美景观；近年来兴起的废墟探险则是市民主体在独特“物境”中自由探索的又一种空间生产性实践。此外，居民楼普通的涂料立面、街角小店斑驳的卷帘门、城郊参差多态的植被，这些“冲淡”甚至“平庸”的“表域”是需要被精英主义审美化改造，还是自有其真实的美学“本味”，能够成为城市空间审美化中的某种“留白”？审美物质性是通往人文意义的路径，而非目的本身，这一路径也应该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空间。这些在“赏心悦目”之外的美的复杂性，值得人文城市审美物质性的治理者们辩证思考。

人文城市审美物质性的辩证反思

以“表域”和“物境”为代表的审美物质性是理解人文城市的另一重视角，也能成为建构人文城市的着力点，但其内在张力与潜在风险亦不容忽视。若从更深层的权力机制层面对其分类，城市“表域”及其构成的“物境”其实有着体制性、商业性、民间性的不同类型，或者说这三重属性占比不均地共存于任何一处“表域”或“物境”之中。体制性“表域”遵循规划逻辑，以市政统一规划的外立面、基础设施、城市形象广告画面、官方主导的城市壁画等为代表，标准化程度较高，审美化程度往往相对较低；商业性“表域”遵循流量逻辑，以商业地产的建筑表皮和“表域”、户外广告牌和数字屏幕、交通工具的广告涂装、商业性公共艺术装置等为代表，是消费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集中体现；民间性“表域”遵循自治逻辑，以物业主导的公共空间“微改造”、住宅楼的屋顶花园、背街小巷的涂鸦等为代表，涉及民间审美性表达与抵抗性表达的复杂交缠。

在人文城市的现实发展语境中，民间性的“表域”与“物境”承载着城市居民自我表达、自

主治理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尤其值得重视。当代中国人文城市的主体是人民，而人民不仅是审美物质性的具身观照者、体验者，而且能成为其创造者。他们“可以自主选择自己接触的互动对象，能够围绕自己日常生活的体验而形成城市的叙事”，建构城市的“表域”与“物境”，进而“从小区、街区到城区”，涌现出“自下而上的、微观的来自人民之中日常生活的动力”。^④如今，新能源车个性化的涂装成为城市道路上流动的“表域”，是市民审美趣味的独特表达；自发组织的广场舞以市民身体的活力联结节律性地改造着坚硬、无机的城市“表域”，也营造出共融共享的社区“物境”；依托“居民出一点、社会出一点”的“社区自治金”机制，市民自主发起花园、步道等社区“表域”或“物境”的改造、营建项目，改写了“干部干、群众看”的城市治理模式。^⑤可见，人民城市的审美物质性不是被规划、被经营的，而是自治活力的能动涌现。这也不仅仅是一种美学实践，更是社区营造和身份认同的政治实践。

体制性、商业性、民间性构成人文城市审美物质性的复杂张力系统，三者动态博弈，如果出现明显失衡，则会引致权力规训、消费主义、阶层区隔等风险。若体制性“表域”绝对主导，城市“物境”的“意象性”“可读性”未必能有效增强，主体性的审美自由更是可能被扼制，前述“一刀切”的店招管理即是例证。若商业性“表域”泛滥，人文城市的审美之维将沦为消费主义的美学陷阱，因为“全面的审美化会导致它自身的反面。万事万物皆为美，什么东西也不复为美。连续不断的激动导致冷漠”。^⑥当城市“物境”完全成为感官化、景观化的“欲望场”，代之而起的将是对“非美学”的需要——“这是一种对中断、破碎的渴求，对冲破装饰的渴求……通过创造一些不为美学所染指的休耕地，在超级审美化中开辟出一些荒漠，来中止这一审美化机制”。^⑦因此，审美物质性并非要取代涂文关注的“具有深度和厚度的意义系统”，而是应在共存中与精神意义相辅相成。最后，若任由民间性“表域”自发发展而不加文化治理、有效引导，城市“物境”恐将走向碎片化，审美区隔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为阶层区隔，形成“上只角”“下只角”式的多维割裂。值得指出的是，从“表域”到“物境”的审美实践孕育着“并不登台亮相”“在无意识中发挥其作用”的美学力量，“尽管它在感性领域活动着，但与任何其他强力相比，它是更加不可见的、更难以把握的东西”，^⑧其潜在风险也更加隐蔽，风险暴露时还可能带来比“强力”更深久的负面影响。

对人文城市审美物质性的反思不仅要警惕失衡带来的风险，而且要反“涂层式异化”。前文已有述及，“表域”是形状、材料、表面的统一，是结构及其外在呈现，是物向周遭环境“绽出”的界面。因此，强调“表域”并不意味着表面与结构、外在与内在的割裂，相反，应该更加重视物的有机整体性以及“表”与“里”之间相生、转化的动力学。而审美过程也“不仅包裹了业已完成的、给定的物质，而且甚至决定了它们的结构，不光影响它们的外表，而且甚至影响其内核”，^⑨这表明审美物质性不仅关乎显见的“表域”和“物境”，还关乎物体内在的结构功能甚至是先在的设计、生产、流通过程。可见，有机内生的“表域”美学迥异于生硬外覆的“涂层”技术。然而，快节奏甚至功利化的城市建设实践中不乏失范、过度甚至异化的涂层运用，比如“忽视功能完善的景观式”城市更新、“有违时代趋势的复古式”城市更新、“脱离自身传统的模仿式”城市更新。^⑩轻视可持续的物质使用、追求暂时性的赏心悦目、推崇形式主义的外在美观，这些都是对“表域”的“涂层式异化”，而且“深层同构、反映着当代正义的涂层化”，^⑪是一种值得反思的都市现代性症候。

此外，强调审美“物质性”并不等于轻视文本象征等非物质性要素在人文城市建构中的重要性。首先，在城市人文意义的生产、传播、接受过程中，物质性的审美实践与文本化的“文学范式”



共存甚至交融。正如武康大楼独具特色的弧形“表域”与五路交会的海派“物境”既能被情境性、具身性地感知，又能在数字影像、历史叙事、地标符号中被文本化地解读。可以说，物质、身体、符号、文本及其唤动的感知、情感、记忆等共同交汇成人文城市的美学“织纹”（texture）。^④其次，审美物质性的诸多实践事实上离不开文本化的传播甚至建构，有赖于“文学范式”扩大影响。比如城市废墟探险看似通过对特殊“物境”的审美实践来追求与数字符号的“断连”，但始终需要社交平台、图文视频等的深度参与。^⑤作为“网红打卡点”的“表域”与“物境”本质上是符号化、象征化的构建，而近年来作为公共文化事件引发“审美”“审丑”争论的各种城市景观事实上也成为文本化的话语和叙事。

关注“审美”物质性也不应遮蔽物质性在城市其他人文维度上的角色和意义。物质性的“表域”与“物境”不仅关乎审美，而且负载着更多维甚至功能性的人文价值，作为“表域”的盲道、适老化改造的路面等即是典型案例。又如不渗水的花岗岩板和渗透性更佳的粗粒式柏油，为街道“表域”和特定街区“物境”的“意象性”赋予迥异的美学特征，但其更重要的人文意义恰恰回归于“好”的功能设计——让雨天的路面不会被意外地踩出泥水，^⑥避免给行人造成困扰。

结语

本文以审美物质性的视角分析城市中的“表域”与“物境”及其人文意涵，以期与涂文提出的人文城市建构的“文学范式”形成对话。城市不仅是“兼含各种想象、叙事和符号系统”的复杂文本，更是“现实物质存在”，其丰富的“表域”资源是人感知进而深度理解城市的起点。“表域”的美学是人文城市文化与审美意义的重要组成，并在动态的变化、转化以及数智时代的技术之流中丰富着审美感受、人文意义的层次。“表域”之间的有效组合、与身体的有机交互及其调动的身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生成“物境”，成为人文城市中情境性、具身性的审美实践。以“表域”的美学和“物境”的审美实践为核心内涵的审美物质性为人文城市的建构与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进路，却也需要在多重张力间寻找平衡并保持审慎反思，警惕潜在的风险与新的遮蔽。

从“文学中的城市”到“城市中的文学”，再到“文学范式”之外的城市，这是一条人文城市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延长线，也体现了这一命题的内在生命力。涂文坦言：“文学模式并不代表唯一可取的城市模式，也不意味着城市的解读、阐释、表达能够代替城市建设的实践行动，但这并不妨碍文学模式对于人文城市建构具有积极意义。”^⑦笔者亦欲坦言：审美物质性仅仅是观照城市的视角之一，但它揭开了人文城市发展中习焉不察或者说是“自在”而不“自觉”更不“自为”的一个侧面，也能和“文学范式”以及其他的研究取径一道，绵延成人文城市研究学术共同体参差多态的“表域”。

注释：

①④⑧⑩⑪⑫⑬⑭⑮⑯ 涂险峰、王宛颖：《人文城市建构的文学范式及其反思》，《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5期。

②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③ Ben Anderson and Paul Harrison, “The Promise of Non-

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in Ben Anderson and Paul Harrison, eds., *Taking-Place: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and Geography*,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2010, p.6.

⑤ Sophie Watson, “Sociality, Materiality and the City,” in Tim Schwanen and Ronald van Kempen, eds., *Handbook of Urban Geograph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9, pp. 328.

⑥ Ash Amin, "Lively Infrastructur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31, no. 7-8, 2014.

⑦ Kai Bosworth, "What Is 'Affective Infrastructure'?"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13, no. 1, 2023.

⑨⑩⑪⑫ 杰弗里·亚历山大:《像似意识:意义的物质感》,高蕊、赵迪译,《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

⑭⑮ 乔迅:《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刘芝华、方慧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68、76页,第273页。

⑯ 赵毅衡:《城市空间艺术化与“表皮”美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⑰ Nicholas Alden Riggle, "Street Art: 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s,"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68, no. 3, 2010.

⑱ 鹤路易:《中国招幌:西方学者解读中国商业文化》,王仁芳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⑳㉑ 王战:《城市更新如何诠释“美”“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期。

㉒ ㉓ ㉔ Jeffrey C. Alexander, "Iconic Experience in Art and Life: Surface/Depth Beginning with Giacometti's Standing Woma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25, no. 5, 2008.

㉕㉖㉗㉘ 格诺特·波默:《气氛美学》,贾红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4页,第21页,“中文版前言”第4页,第27页。

㉙ 蒂姆·英戈尔德:《制作: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学和建筑学》,朱怡芳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5年,第142、141页。

㉚ 周显含、孙妍、怀以芊:《上海高架这一幕全网刷屏!密密麻麻的、全爬满了……很多人停下脚步》, https://mp.weixin.qq.com/s/9PeEaYxS_PUjp3ngGUiW1Q, 2025年12月18日。

㉛ Juhani Pallasmaa, *The Eyes of the Skin: Architecture and the Senses*, Chichester: Wiley-Academy, 2005, p.31.

㉜ 唐静菡:《街头艺术与城市壁画——论城市平面空间中艺术的“越界”与“商业化”》,《艺术设计研究》2022年第1期。

㉝ 钟菡、简工博:《武康大楼东方明珠“穿”毛衣》,《解放日报》2024年12月9日。

㉞㉟㊱㊲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7、3页,第35—36、38—39、

78—79页,第51页,第1页。

㊳ 童强:《在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城市景观》,《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㊴ 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9页。

㊵ 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693、695页。

㊶ 上海发布:《200+场精彩活动,“上海之夏”城市体验季·小红书马路生活节8月23日起登陆上海街头》, <https://mp.weixin.qq.com/s/S6Us8wMYJ9Esk1logRINiw>, 2024年8月21日。

㊷ 王蕾:《意象表征·情感联结·具身参与:论数字时代的媒体建筑光影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9期。

㊸ Jacques Rancièr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trans., Gabriel Rockhill,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p. 7-8, 12.

㊹ 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郭飞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㊺ 张海明:《论冲淡美》,《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

㊻ 何雪松:《宜居的邻近性:人民城市的微观基础》,《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2期。

㊼ 杜晨薇:《“社区自治金”如何激活居民自治热情》,《解放日报》2026年2月7日。

㊽㊾㊿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4页,第93—94页,第7页。

㊿ 陈忠:《涂层式城市更新:何以生成,何以克服?——基于人文城市学与城市哲学的视角》,《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㊿ 陈忠:《涂层正义论——关于正义真实性的行为哲学研究》,《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

㊿ André Jansson, "Texture: A Key Concept for Communication Geograph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 10, no. 2, 2007.

㊿ 袁艳、徐莉:《直面废墟:数字时代媒介研究的新视角》,《新闻界》2025年第6期。

编辑 屠毅力